



快 訊

SSL Express

2014 年第 07 期 (总第 56 期 , 2 月 24 日)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主办



养老如何保障



在2014年2月17日播出的《论道》节目中，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教授与龙永图先生就《养老如何保障》话题展开了讨论，以下为该视频的链接地址与文字实录。

贵州卫视首播时间：2014年2月17日 22:10 重播时间：2014年2月18日 11:10

视频链接地址：

贵视网：



其他网站链接：



主持人：欢迎来到论道现场，掌声有请嘉宾主持龙永图先生，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先生，我们今天来讨论养老金，顾名思义就是为咱们将来养老用的养老金，但是有人说养老金没有用，他们还在网上发了帖子，说“月存五百，养老无忧”，他们是怎么算的，我们看一看，有人在网说发帖自己养老比交社保更靠谱，25岁工作，不交养老金，每月存500元，这样30年后，55岁总计可得381203.44元，存5年定期可得利息90535.82元，分到每月是1508.93元，再等5年拿自己的退休金每月可得3376.23元，而你的本金还是38万多元，我看你别给国家添麻烦了，还是自己养老，这篇网文得到很多网民的支持，郑先生，像他的这个事发自己赚钱，自己存钱，自己养老，居然还得到网上很多人的响应，您觉得这个养老保险，养老金这样看来真的没用吗？

郑秉文：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的不是太准确，这里没有考虑到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通胀率，还有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如果把这两个问题考虑到的话，你想30年以后的三千块钱意味着什么，如果按照现在的GDP增长率，30年以前你挣多少钱，你月存5块钱，存到30年，30年以后一个月300块钱，牛吗？肯定说牛，这个说法对不对，在当时是对的，1983年你挣50块钱，所以30年以前你说的话现在看来很可笑，再过30年现在是500块钱和现在1983年说的5块钱是一样的，所以借这个机会强力宣传一定要参加社会保险。

主持人：您的意思是如果说我们现在交养老保险交多少钱，将来肯定不止这点。

郑秉文：对。

主持人：国家养老保险考虑的是通胀因素。

郑秉文：对，如果参加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是把通胀率考虑进去了，是把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所有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了，这就是社会保险的好处，两方面看这个问题，他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你应该自强一点，应该有自己的储蓄，自己把阳光房的更远一些，不应该把有的责任推向家庭、社会、政府，或者国家，你自己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养老规划，这个是应该的，但是他没有考虑到你不参加社会保险是划不来的。

龙永图：我们今天一开始就讲了那么一个故事，有些人觉得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毫无疑问，不如自己存钱，而且在网上得到很多人的响应，刚才郑秉文深入浅出的讲为什么我们要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为什么这位老兄提出来月存500不是一个合理的方案，说明我们现在养老保险制度现在还要多宣传，要深入浅出的跟老百姓讲清楚。

主持人：说到这儿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是划得来的，现在不交养老保险的人也不少，比如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不久前在一次会议上就说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3亿多人里今年累计有三千八百万人，已经不交养老保险了，这是相当庞大超过1/10的数字，这么多人不交

养老保险你觉得是因为什么？

郑秉文：为什么有三千八百万人逃费，不交费，有种种原因，一方面的原因是表面的原因，就是李克强总理讲的那几条，有的困难企业工资都发不出来，养老金也是难交上来，再一种情况，他经常断断续续的今年有工作了，明年有失业了，后年又有工作了，经常断断续续的，那么在失业的时候养老保险就没法交了，他自己交不起这个钱，我们叫断保，这个在中国，在国外也是比较普遍的，但是深层上的原因基本养老保险还是有相当强制清，为什么面对强制性的，他不交呢，这就有层次的问题，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第一点我们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多缴多得的激励性不好，你知道你30年以后能拿多少养老金吗？

主持人：不知道。

郑秉文：你很难算得出来，我缴多少呢？我缴这么多，你缴的比我少，我就跟你攀比了，你怎么缴纳的比我少啊，因为我不知道我多缴以后多得，你也不知道你少缴的以后你少得，所以我在攀比的时候我不是攀比，龙部长他交多的人，我是攀比的少的人，这样大家都攀比起来的话不交是最合适的了，所以大家就有了不交的情况了，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个制度的激励性存在问题，多缴多得看不出来，这个在我们目前的制度里是非常明显的。第二个方面的原因不透明，不知道钱到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第三个方面计发的方式复杂，等于专业的人士给你算，你上哪儿找专业人士，你18岁参加工作，等到58岁你要退休的时候，你拿多少，就不太知道了。

主持人：还是不可预期，不透明。

郑秉文：对。

主持人：而且还有一部分的人确实不方便，我们知道接续，转移，大家频繁换工作，也是一个问题，大家怕麻烦就不交了。

郑秉文：对，因为这个制度便携性不太好，尤其在异地转移的时候，所以他为了怕麻烦，也就不参加了，或者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转移的时候，结算了，结完了以后到异地时候又不参加了，也有这样情况。

龙永图：让它透明，有可预见性，这样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社会保险制度才能建立，因为每一个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凡是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它的养老保险制度尽管各种各样，但是都有一个养老保险制度，这说明为了整个社会的稳定，为了每一个人有一个最后兜底的底线，才有了社会保险制度，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维持整个老百姓的安全感，对于整个社会都很重要，现在对养老基金之所以存在那么多问题，我

看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没搞清楚，而且我们的制度当中也有一些缺陷，现在很好的研究一下这个制度，赢得社会的支持，因为养老保险制度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持，这是很难维系的。

主持人：很多人说现在不交养老金就是担心养老金里面有缺口，我现在交了将来未必有那么多的钱发给我，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机构在测算养老金是否有缺口，测算还不一样。

2011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空帐”已超过2.2万亿，2013年全国养老金缺口达到18.3万亿元，从财政部公布的2013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看，2013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若剔除财政补贴已经陷入收不抵支的境地，缺口近千亿，而按照人社部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全国城镇基本养老基金累计结存2.39万亿元，一边是巨额的亏空、空帐，一边是大额的结存，面对各种版本的纷繁数字，我们该如何判断，我们的养老金到底有没有缺口。到底哪个数据是对的，到底我们养老金有没有缺口？将来能不能发得下来？

郑秉文：这两个说法都对，前一个说法我稍微更正一下，正常的缴费收入减去养老金指出，赤字不是说上千亿，只有55亿。

主持人：那还有赤字啊。

郑秉文：55亿来说是非常小的数，也就是说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什么呢，档期的正常缴费收入基本上可以抵销档期的正常的养老金支出，收支大致相抵，人社部告诉你的数字也是真实的，为什么是真实的，它是把两部分的收入也加进来了，就是每年的养老保险收入还有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一个是国家的财政补贴，去年是2400亿，前年是2200亿，还有一个部分农转非，有相当一部分的数量农转非的人，又纳入进来了，偶然的，这是非正常的缴费收入，非正常缴费每年现在是一千几百亿，加上2400亿，也就是说在2012年正好就是4000亿左右，2012年这个制度的收入就大于支出是4000亿左右，几年下来就攒了2400亿，人社部的说的数字也是对的，问题在哪儿？问题是在这儿，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大家都看了，那么多人看决定，那么多人觉得它有亮点，其中有一个最大的亮点，说了这么一句话坚持精算平衡原则，什么叫精算平衡原则呢？就是说这个制度的正常缴费收入一定要等等制度的养老金的发放额度，这个就是精算平衡了，如果不等于就精算赤字了，那么现在基本上还是能够收入等于支出，这个你的正常缴费收入，如果加上财政补贴就大于正常的支出了，所以作为一个保险制度有收入，有支出，收入和支出，收支余一定要有一个有机的逻辑关系，要把这个逻辑关系要稳定在一个框架之内，这个就叫精算平衡，如果没有这个精算平衡，经常有财政来输血，那么这个制度就没有精算平衡，三中全会的文件说应该坚持精算平衡原则，精算平衡不应该算财政补贴，如果所有的制度所有的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完全靠财政补贴来输血，像希腊那样，这个制度就是不健康的制度，毫无疑问。

主持人：建一个可以持续的制度。

郑秉文：对，像一个人一样他不能自主呼吸，靠呼吸机戴着呼吸机呼吸，他就不是一个健康的制度，或者他必须洗肾，隔一天洗一次肾，得透析一次，也不是一个健康的制度，尽管他也活到80岁，但他不是一个健康的机体，他是一个亚健康状态，或者处于病态，或者靠外部的机器在维持生命，如果不是靠财政的补贴，比如说国有企业的利润大家盯得很紧，觉得我们国有企业利润应该更多的用于民生，所以我们社保基金的理事长戴相龙先生曾经提出过我们国有企业能不能够增加从他们的利润当中向社会基金摊派，这样下来我们国有企业加上国有金融企业每年利润差不多3万亿人民币，如果能够拿出20%的话三二得六，就六千亿了，如果补进我们的社保基金的话那么就是很大的一个数字了，这个是不是可行的如果从国有企业利润当中多抽出一些来支持基本社会养老。

你现在是否缺钱？比如说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有一万一千亿在那儿摆着，一万一千亿储备基金放在那儿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有两万四千亿了，在那儿摆着，企业年金有五千六百亿也在那儿摆着，养老的钱有三笔，这三笔加在一起，已经四万亿了，你在已经有四万亿的情况下拿出一万亿放在这儿，那就无非是数字改变了一下，五万亿而已，如果再拿一万亿，那就六万亿吧，把钱摆在这儿吧，它是养老钱，等老了以后再分，没老的时候攒这些钱干什么呢？我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如果要有钱，可以，比如说龙部长，你缺一千万，我给你一千万，你一定拿一千万做生意，让这个钱赚起来，我才能借给你，你如果不能赚进来，就放在银行里了，你放在银行里和我放在银行里一样，我凭什么借给你，你也吃2%的利息，我也吃2%的利息，那就放在我的银行吧，除非你有一个生意，或者你开一个大的什么企业，作为一个投资，那是可以的，你没有投资，拿一万亿养老金不还是摆在这儿吗？我说到这儿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要注入资金，一定要有高效投资体制让这个钱能够赚起来，如果不能赚起来，还是像现在这样，四万亿都存在银行里，你凭什么再拿一万亿还存在银行里呢？

龙永图：所以现在就是一个问题，我们中国没有很多像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私人的社会养老基金，或者是一些大的保险公司，人寿公司他们搞的养老金，他们拿到这个钱以后像刚才你说的他们可以进行有效的投资，投资的话得到的利润起码是8%，9%，不像我们存在银行里，百分之二点几的利润。

郑秉文：投资的体制问题是个大问题，如果建立起来的话，像龙部长说的那样，可以在国有企业利润里划拨一部分，划拨以后让资金池子，让它投资规模更大，规模大了投资收益率更高，回报率也高，资金就越来越大，给以后的子孙后代或者给这一代人养老，能做更大的支持，物质上准备更多一些，可是没有这么好的一个投资体制，现在再给你钱，你还是存

在银行里，并且存在银行里只有2%的利息，你想想，几万亿，2%的利息，谁是赢家？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注入进来意味着什么？社会保障体制，养老保险体制它是一环扣一环的，在目前来看我们还不缺钱，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怎么让这些钱保值，这些钱保值了，老百姓也有信心了。

主持人：所以当务之急建立一个投资的保值增值的体制。

郑秉文：对，这个体制既是扩大增强了基金的实力，最重要的我觉得比这个更重要，它增强全国人民对这个制度的信心，大家参与到这个制度里来。

主持人：还有一个担心，就是老龄化，中国大概在2030年的时候能达到相对老龄化的高峰，就意味这交钱的人会越来越少，领钱的人越来越多，虽然你现在说我们有这么多的结余，但是我们的投资保值增值的体制跟不上，将来还能够领钱吗？还跟得上这个老龄化的步伐吗？

郑秉文：老龄化是全世界各个国家面临的一个问题，中国不是最严重的，全世界最严重的第一是日本。

主持人：但是我们绝对老龄人口是最多的。

郑秉文：是，看绝对老龄人口这是一个指标，还有一个指标是赡养率，我们在2050年的时候是34%。

赡养率指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重也就是平均一个劳动力将承担几个老人的赡养，1990年我国是18个年轻人抚养一个老人，2012年是五个年轻人抚养一个老人，在未来，这个数字是变成多少？在2013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高层论坛上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副部长胡晓义给出一组数据，现在我国每天25000人步入老龄人口行列，平均每个工作日有24800人在办理退休，也就是说在工作时间里秒针跳动一下就有一位人员退休，2013年9月我过老龄人口已超过2亿，而到2030年我国将步入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并在高位上持续40年，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增至4.4亿，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老龄人口，一个半职工要抚养一个退休人员。

郑秉文：在赡养率中，中国情况是严重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它又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国家，它的养老保险制度需要制度创新，中国的也需要制度创新，如果没有制度创新，所有的国家，它的养老金制度都会有破产，比如说美国美国是最牛的发达国家，经济情况最好，在发达国家里相对是很年轻的，这样的人口，但是美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同样面临着两个重要的威胁，这两个时点哪个国家都有，第一个时点当期的制度收入开始小于支出了，这个时点叫收不抵支，这个时点在美国是2021年就到来，当时收不抵支就得补贴一点，它有

余额，攥一勺补贴在里面，第二年又攥一勺又补贴在里面，这个大锅里一年攥一勺，总得有空的时候。

第二个时点又来了，美国的第二个时点是2038年，到2038年的时候锅里的余额有没了，枯竭，养老基金结余枯竭。

主持人：意味着什么？

郑秉文：结余没有了，也就是说美国人如果缴费水平不变，到2038年的时候财政就得介入，美国不必介入，因为现在缴费率很低，个人和单位加在一起12.4%，中国加在一起是28，它涨到中国这个水平还得几十年，所以在美国不存在很大的威胁，但是这两个时点，它也有，它也存在，财政补贴是纳税人的钱放在你制度里边来，效率又比较低，收益率比较低，拿了多少财政补贴财政补贴就在这里享受的收益率就比较低，这就是这个问题所在。

主持人：延迟领退休金，延迟领养老金，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延迟退休政策了，但是这个政策大家知道其实老百姓当中反应也特别多，我们今天也可以做个小小的调查，看看我们现在现有的观众朋友，你们同意不同意延迟退休，你们觉得这个怎么样，如果同意的话举手，延迟退休往后延三年或者五年，或者多长时间，我们表态，同意延迟退休的举手，没有人举手，我们这边年轻人多一些，你们同意吗？延迟退休，都不同意。

龙永图：年轻人肯定不同意，抢他们饭碗了。

（你支持延迟退休吗？2013年人民网做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近七成受访者反对延迟退休，而自2008年延迟退休进入公众视野以来对于它的热议和反对声就没有停止过，反对的理由中最退出的理由是延迟退休是抢年轻人的饭碗，延迟退休会增加隔代抚养的社会成本，延迟退休对中低收入劳动者不公平，而郑秉文却多年来一直呼吁延迟退休，并乘延迟退休是早晚的事，他为什么这么说，对社保制度有专门研究的他，又有怎样的坚持和隐忧。）

主持人：我知道郑先生这么多年来是坚定的支持延迟退休，您看我们现在大家几乎没有人同意，你怎么说服大家？

郑秉文：我知道这种干法是挨骂的。

主持人：你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

郑秉文：我做个学者我还是讲心里话吧，它不是你愿意不愿意，跟这没关系，它是一个客观发展的规律，人类寿命越来越长了，你的受教育时间也越来越长了，从小学念到博士的时候28岁，念到博士后30岁，你30岁才开始挣钱，你爹妈养了你30年开始挣钱，可是你50岁就退休了，你说你爹妈养你的钱还没有赚回来还给爹妈呢，你就要退休了，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了，相应他应该劳动创造价值的时间也顺延才合理，起码应该把人力资本的投入应该赚

回来才行。

主持人：人均寿命确实也延长了，这是一个客观。

郑秉文：对，这是一个理由，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推迟了，受教育的时间延长了，相应的劳动的时间也应该延长，才划得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如果两个国家什么条件都一样，人均寿命也一样，一个国家50岁退休，一个国家67岁退休，两个国家PK起来，哪个国家更有竞争力？

主持人：肯定是67岁的退休的国家更有竞争力。

郑秉文：对，毫无疑问，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强大和不强大劳动财富的创造最终靠什么来创造呢？劳动，如果人一天工作两个小时这是一个国家。还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工作8个小时，哪个国家更富有？毫无疑问8个小时的国家更富有，我这个比喻打完，就非常清楚了，就是说退休不是你个人，一个国家的主观偏好，文化问题，而是你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你想去PK，劳动供给非常重要，自己激励劳动供给，这个劳动供给要符合你的人均寿命的长度，要跟它一致，不能说人活的越长，退休的时间越早，这个是不行的，应该跟着顺延，这就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对社保制度提出的挑战，人的寿命延长以后，最受冲击就是社保制度，养老、医疗、长期照料，人过80岁以后就需要别人照顾，别人照顾他是不能够创造财富的，所以他这个社会资源用的是非常多的，在这样情况下对社会保障提出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第三个原因也是社会保障制度需要这样，这是三个原因导致我们要面临这个事情，要正视这个事情。

那么在提高退休年龄的这个问题上，确实有策略的问题，养老金制度，可以设成一个全额的养老金制度，还可以设定一个60岁退休的养老金制度，你如果想拿全额的本国全额的养老金设计是70%，你65岁的时候可以拿到70%，60岁你可以退休，法定年龄段，你这时候退休养老金拿40%，给大家一个选择，我想还是有人愿意选择多干的，既能满足自我，还能多拿钱，他何乐而不为呢？

主持人：这就是策略。

郑秉文：这也是一个策略。

主持人：龙先生我们也知道三中全会提出的渐进式延迟退休，你对这个渐进式怎么理解？

龙永图：也就是说不要一步到位，比如说本来是60岁一下子到了明天突然改到65岁，67岁，对社会的冲击太大了，过一年比如今年是60岁，过两年以后61岁，再过两年以后62岁，对社会的冲击就比较小一点，实际上像美国也是实行这样渐进式的，从60岁到67岁划了很多

年，也是花了很多年，很长时间，联合国也是在推迟退休年龄，但是它也是在逐步的，而且开始的时候采取了一些特别的措施，我记得叫做金色握手计划，有些人你如果要提前退体的话可以拿一笔钱先走，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三中全会提出来还是比较稳妥的，渐进的，这种做法才会比较容易接受。实际上我们反对也好，不反对也好，国际上大的潮流已经是这样了，刚才郑秉文讲了三条原因非常充分的说明了延长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

主持人：我们听一听各位观察员，大家都有很多关于延迟退休要说的。

观察员：郑秉文讲了以后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一开始讲到的激励交得多，应该领得多，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延迟退休就应该是交得多，那也应该领得多，又交的多，又领得多，是不是抵销掉了？

郑秉文：这个问题提的很好，先说多缴多得能不能抵销呢？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基本上不能抵销，为什么呢？因为提前退休，是你早退休两年，意味着你少交两年的钱，多拿两年的钱，里外里是四年，那么你延迟退休是自己养活自己，等于是零了，零对养老金制度就是胜利。

主持人：对我个人来说呢？

郑秉文：对个人来说没有损害，这个问题的实质延迟退休不等于白延吗？没有白延，延迟退休以后你的钱供养了自己，因为人的寿命是既定的，在既定的前提下中国人不可能说是今年是70岁的平均寿命，明年马上80岁了，一年涨6岁，这不可能，0.2岁，0.3岁一年延长也就这么多，在这个前提下晚退休五年，等于你预期寿命，拿养老金的寿命减少五年。

龙永图：除了养老金的问题以外，还有人的精神需求问题，有些人即便在养老金的问题上吃点亏，但是他多干两年在精神上得到很大的满足，因为很多人干了一辈子，突然早早让他退休他精神上会非常的失落，而且在社会的地位，自己的自我感受都会完全不一样。

观察员：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是支持延迟退休的，但是从我父亲的角度来说肯定不会支持延迟退休，我的老家在东北，父亲是下岗职工，2000年的时候他就已经企业买断了了，一共拿到一万零八百块钱，就走向社会了，现在他57岁，有的时候打一些零工，零零散散的交了一些养老保险，但是他现在年纪比较大，现在是晚期癌症，所以我们家自己每年个人去缴养老保险，但就这个延迟退休的消息出来以后，他很担心，因为年纪比较大，外加他身体不是很好，如果再加上延迟退休的话，也许这个养老金都拿不到，以前有的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这部分人该怎么办？龙部长刚才说的渐进式的延迟退休的话难道只是年份上的吗？比如说延了一年，或者几年？

郑秉文：我作为一个学者，我研究的案例很多，从我研究以往的案例经验来看，作为57

岁的男性来说，不可能赶上延迟退休这个政策的，无论是渐进式的，还是火箭式的都赶不上了，因为改革是划一个时间段的，这个时间段作为57岁的人来说肯定属于划到不参加的，所以我在这里我作为学者我是这么去猜测的。

主持人：欢迎回来本栏目由贵州贵酒销售有限公司冠名播出，让我们继续今天的话。

观察员：现在有一个纠结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我就看到报道了，说最支持延缓退休的是什么人呢？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但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又没有参加养老保险，他的延缓退休对养老保险基金帐户里充实又起不到很直接的作用，这是比较纠结的。

观察员：我更想问的是在龙部长和郑秉文看来，你在退休延迟退休之前我们是不是首先要将养老金的双轨制把这个东西首先要有一个扭转，然后去符合大家的共识以后再去小步慢走，或者大步慢走，调整这个退休年龄，你觉得这个先后，哪个应该先，哪个应该后？

主持人：种种纠结，郑秉文你不好回答了。

龙永图：我从来没有看到有那么多问题出现在我们的现场，可见对养老保险的问题，大家确实很关心。

龙永图：在制定养老金制度的时候，尤其是退休年龄的时候，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原因，要考虑环境，劳动力市场的环境等等，剩下的，就是事业单位改革了。

主持人：其实真的是特别复杂，牵扯到不同的群体，刚才观察员也特别提到双轨制，大家看一个漫画可能就比较了解了，双轨制说我们这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尤其是我们公务员他们现在是不交养老保险，但是他们会领比较高的退休金。

这是一组对比鲜明的数字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社会绿皮书显示不同养老保险制度下的养老金最低200元，最高一万元，最高相差近50倍，这是一个更加普遍的现象，在广州同样是2000年退休，机关干部退休工资从2000元上涨到现在的8000元并不罕见，而企业工人退休金仅从500元上涨到2000元左右，两者之间的差距从十年前的1500元，扩大到现在的6000元，造成这一差距的根源是双轨制，这就要追溯到1995年国家率先对企业的养老制度进行社会保障改革，实行和个人共同承担为内核的“统帐结合”模式，而机关和事业单位未列入改革范围，依旧由国家财政完全拨付，随着时间的推移，双轨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它所带来的不公平受到广泛质疑，在人民网2011年你最关注的十大问题调查中，社会保障以24284票居于榜首，其中94%的网民认为企业职工和公务员养老制度实行双轨制非常不合理，网友建言取消退休双轨制让广大的群众享受公正公平的阳光。

主持人：那怎么来解决，这是大家现在特别关注的。

郑秉文：我分林部分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全世界的养老保险制度分两大类，一大类像中

国这样的，或者反过来说中国这个制度是后起制度，像欧洲，欧洲就是这样碎片化制度，群体之间制度不太一样，事业单位一个样，公务员一个样，企业一个样，军队一个样，警察一个样，还有一类是美国、加拿大、北欧、英国这些国家全国一个制度，不管总统还是工人，全国人民都在这一个制度里，这个制度只有一个，在碎片化制度我们说的事业单位和公务员，他们事业单位公务员就是独立的制度。

主持人：但是我们现在大家说要并轨。

郑秉文：对，那中国为什么你才建立社会保险制度20年都不到，突然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而且这么尖锐，我非常同意，这是个公平的问题，所以在我的学术研究当中我发表的文章当中，我坚决主张三个联动，事业单位所有类型，三个类型联动并分三六九等，什么公益一类，公益二类，公益三类，哪个市的，全体都改，这是第一个联动。

第二个联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一起改，你不要先拿事业单位是试点，然后公务员在那儿看着，那也没法改啊，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

第三个联动把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一起建立起来，没有这个也没法改，面对碎片化的制度我们应该在整合，整合的目标应该像美国那样，变成一个制度为好，不能像欧洲那样，欧洲面对的碎片化制度欧洲的难题是非常大的，欧洲它是社会保障制度，已经不仅仅是安全网了，它还是一个火药筒，年年爆发，所以碎片化制度必须得改，改革的目标只能是这样，就是说要一起改。

龙永图：长痛不如短痛。

郑秉文：对，一起改，如果不一起改，我觉得操作的空间没有。

龙永图：因为我们才二十来年，所以还没有那么固化，还是具有改革的空间的，我觉得只要整个中央的决心大的话我想是可以改的，就像你讲的欧洲那样形成一个火药筒那就麻烦了。

郑秉文：这种事长痛不如短痛，越往后越没法改，现在改还有可能，比如1994年的时候2/3的事业单位参加改革了，也就改了啊？现在你别说2/3了，五省市2008年2月份到现在都改不了，大不一样了，越往后越难改，像这种应该早改，早改就涉及到一个政治决心的问题。

龙永图：对，我觉得这个上面应该下一个决心。

郑秉文：政治决心，还有一个得担当

主持人：郑先生您看，有没有可能将来建立一个可以预期的多缴多得的有激励性的养老保险制度？我们是不是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郑秉文：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内容，我觉得是在往这方向努力，但是目前没有具体的方

案。

主持人：学者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想法？

郑秉文：在10月份之前人社部委托了四个单位，搞平行设计背靠背的各自拿出自己的方案叫平衡设计，四个单位拿出的方案其中有三个惊人的一致，我也希望有关部门正视这个问题，我也表达我作为一个学者的愿望，为什么四个受托单位，有三个都拿出一样的方案，说明这也是一种共识吧，可以说叫英雄所见略同。

主持人：这个方案的核心是什么？

郑秉文：多缴多得。

主持人：我知道龙先生有一个观点说养老不能只靠政府，那您觉得我们今天讨论很多关于政府来做的养老保障，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普通人还应该有什么样的准备？

龙永图：当然这还是应该以政府为主的，辅之以民间还有保险公司，保险基金这一类的来做，但是的话那是辅助的，真正的国家有一个很好的顶层设计，把全民的养老保险这件大事解决好，这样大家能够放心，社会安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件大事，实际上今天我觉得我们要非常感谢郑秉文把这样非常复杂的问题，实际上已经理的比较清楚了，大家觉得目前只要中央下一个大的政治决心，我觉得还是能够设计好比较平等、公平的养老保险方案，而且是可持续的养老保险方案，我想我们应该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吧！

声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简称“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英文为 The Information Center for Survey and Data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ICSD CASS, 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和领导的规模化、规范化调查、研究和咨询机构，是面向国内外各类政府部门、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新闻媒体、社会团体的综合性信息发布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简称“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英文为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CISS CASS, 成立于 2010 年 5 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一个院级非实体性学术研究机构，旨在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政策制定、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努力成为社会保障专业领域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政策型和研究型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简称“社会保障实验室”）英文为 The Social Security Laboratory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SSL CASS, 成立于 2012 年 5 月，是我院第一所院本级实验室。“社会保障实验室”依托我院现有社会保障研究资源和人才队伍，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和“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联合发起设立，受“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直接领导，日常业务运作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管理，首席专家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担任。

“社会保障实验室”于 2013 年 2 月开始发布《快讯》、《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和《工作论文》四项产品，2013 年 11 月开始发布《银华讲座》。其中，《快讯》、《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和《银华讲座》四项产品版权为“社会保障实验室”所有，未经“社会保障实验室”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使用，须提前联系“社会保障实验室”并征得该实验室同意，否则，“社会保障实验室”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工作论文》版权为作者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抄袭、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引用作者观点，可注明出处。否则，作者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如需订阅或退订《快讯》、《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工作论文》和《银华讲座》，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isscass@cass.org.cn。

地址：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北京 1104 信箱（邮编：100007）

电话：(010) 64034232 传真：(010) 64014011

网址：www.cisscass.org Email: cisscass@cass.org.cn

联系人：薛涛